

“籽老山”，不是山。

它是老人对好收成、好年景的一种特别的说法，还有些期盼的意思——入秋后，雨水少、下霜晚、光照长、庄稼再上得籽粒饱满些……这时，两个人在田间地头相遇，若打招呼，必是都先仰脸瞅瞅天说：“嘿！‘籽老山’哈。”便喜滋滋地各忙各的去了。乡亲们唯愿秋收后，生产队场院里粮多如山。

说“籽老山”，我总感觉它与时下有些地方的“晒秋”有一比，仔细想来，都体现在一个“晒”字上。田间晒、收回家晒，而晒出来的五彩缤纷，绝不单单只是一道风景，更是丰收后的满足，也是对好日子的一种展示。关于“籽老山”，这里有许多故事……

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怎么个忙法？“春种一粒粟”要“秋收万颗子”了！一进秋门坎儿，农家人便起早贪黑地忙——那金黄的苞米要收，那火红的高粱、黄澄澄的谷子和糜子要收，那深埋田垄里的土豆、地瓜、胡萝卜、灯笼红大萝卜都要收，那挂在枝头上的辣椒要收，还有赖在秧蔓上度日的豆角籽、黄瓜种、角瓜、倭瓜啥的也要收。

收完大地，还要收房前屋后的——那一架架葡萄，一树树小苹果、海棠，一垄垄草莓和“黄姑娘”都要收。收，凝聚了庄稼人的精气神！但凡想得到的，庄稼人须得眼到、脚到、手到，真个面面俱到，要不怎能颗粒归仓？

二

小时候，大苞米是生产队的主产。而庄稼上场之后，扒苞米是社员们最无奈的活儿。庄稼都收回来了，满满的一场院，苞米最多，占了大半个场院。这时，男女社员便围着苞米堆坐下来，开始扒苞米了。头一天，还感觉挺劲儿，人们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扒着苞米。白天扒，晚饭后再借着月光扒，一连扒了五六天，也不见怎样少，社员们都坐腻了。一天，忽见天边起了云，老队长“倔二叔”便预感到入冬前的封地雨和雪要来了，若不把苞米扒出来，一场大雪捂上，麻烦就大了。情急之下，他只得向大队小学校长求援，第二天一早，两三个班的百十来号学生便出现在场院，把一座座“山头”围住。学生们眼疾手快，老师一鼓动，班与班便开始了比赛，眼看着那苞米堆像融化了的冰山，一片片地崩塌。

三

生产队忙，农户家也在忙。这个时候的农家院，绝对五光十色，五谷芬芳。那时，农户家自留地儿什么都得种点儿，不过苞米、高粱仍是大家。劳力都上工去了，而一家一户的秋收，全都由家里老人领着学生，或半大孩子干了。而收回来的庄稼，仍要再晒一

番。苞米穗堆在园子里，那一个个的高粱头（几十棵高粱穗颠倒地捆成的“捆儿”）拉回来，便举到了房顶，垛在房山头；一捆捆的谷个儿，也都要立在仓房顶上。而摘回家里的红辣椒，扒妈都要细心地穿成串儿；大蒜晾几天，也得编成辫子，然后便齐刷刷地挂在房前的门窗旁。刚从地里砍回来的秋白菜，那叶子还绿油油，菜帮子还脆生着呢，收拾收拾也要摆在窗台下，或向阳的墙根儿下晒几天。晒蔫了，打个水焯装进缸里，由此开始了它的酸菜旅程。而剩下的白菜，一部分要备在阴凉处做冻白菜，一部分满心菜要和土豆、大萝卜、胡萝卜一起赶在上冻前下到菜窖里，为全家人做一个冬春的餐桌储备。

反正，秋天的农家院子里晒这也晒那，一样接着一样晒，晒满了院子，也晒满了园子，最后晒上了房顶。没事时我常想，这“晒”好像是一道无法省略的农事，再晒一遍，仿佛才能使得这苞米更金黄，高粱更火红，辣椒、大蒜、大葱更够味儿。

四

自留地的庄稼收回后，仍有许多细致活儿要做，扒苞米的话最多。



“籽老山”的故事

周云戈

农户家扒苞米，绝非简单地“扒”了之，这里面的文章多着呢。我家扒苞米，从来都由妈妈带着两个放学回来的姐姐完成。姐姐只顾扒，可妈妈则不然了。每穗苞米从手一过，她都要仔细打量。先要挑些穗大、叶子白净的苞米，去老皮后将菜刀从穗子底部切入，按在大腿一骨碌，便把三层两层的叶子切透，捏住苞米穗子的尖一抖，一个苞米叶的圆筒就下来了，随手捏扁放在大腿下面压平。够数了，妈妈再一打地打大腿下拿出，用纳鞋底儿绳穿成长长的串，够了长度，再绳头绳尾一系，便成了一个由苞米叶穿起来的圆环，那是一串儿顶两串儿，穿完了便挂进仓房里。要知道，这些选出来的苞米叶，那可是冬天蒸豆包和过年蒸馒头、蒸包子、蒸饺子不可替代之物。此外它还有更多的用场，冬天做棉鞋垫、絮靴垫、打草鞋、编小凉席、小筐篾……

苞米扒不完，妈妈的苞米叶就切不完，每天都得穿一串儿。长大了，我才懂了妈妈的心思，原来她心里还有许多的惦记！队里干活的舅妈、六姨……还有那些老邻居。冬天，淘米蒸豆包了，忽地有谁家想起来还没有苞米叶呢！但凡找上门儿

来的，叫声“二姐、老婶子”的，妈妈都要进仓子给拎出一串儿半串儿的。

扒苞米的时候，妈妈还要顺手挑些籽粒饱满、个大粒深的苞米穗子，而这些看上眼的苞米穗，在扒皮时，她都要在根部留下两片叶子，用手一捋活脱脱的兔耳朵，之后便是俩俩地系在一起。大哥下班回来，登上梯子，将妈妈这些已成双成对儿拴好的苞米穗，一起挂在房檐下那根去年拴好的横木杆上。这些经妈妈挑选出来的苞米，来年春天，或做下地的种子，或做大酱。

而那些扒光了叶子的苞米穗，妈妈便让大哥、大姐趁着早晚空余时间，装进了事先做好的苞米栈子里，再经历半个冬天的风吹日晒。用苞米时就取回来一些，一家人围着大筐搓苞米。那嗒嗒落下的苞米粒声，真是清脆悦耳，十分动听……

五

晒干菜，也是农家忙秋必不可少的一环。有的人家抢在秋收前晒，有的要在庄稼上场后晒。

妈妈性子急，每年都把晒菜的活计抢在秋收前。看看晌晴

的天儿，她便把准备好的角瓜、倭瓜、茄子、豆角什么的都倒腾出来，全家总动员，各有各的分工。最费事儿的是晒角瓜，一大早起来，妈妈就分派姐姐们把角瓜皮洗净，从中间切开掏籽，待二姐三姐把一筐筐角瓜瓢做好了，大姐便骑上板凳，把那角瓜瓢放在一个名叫“旋子”的工具上，一圈圈地旋转，这旋下来的便是角瓜条了。刚旋出来的角瓜条都是螺旋状，搭在院子里事先拉好的一道绳子上晾晒时，便像伸开的弹簧，两天工夫便伸直了腿儿。这时，孩子们便去里面捉迷藏。八分干时，姐姐们将角瓜条编成辫子，再晾几天便收起来。那时，家家户户都晒，院子里、园子里都晒满了，爬上房顶四下望望，白茫茫一片，整个村庄都荡起乳白色的丝缕，柳条儿一样飘摆……

此外，嫩绿的豆角要用剪子铰成丝儿，摊在秫秸帘上晒；灯笼红大萝卜，要切成片儿摊在筐里晒；茄子要蒸熟展开晒，或掐掉茄蒂用刀片成条儿晒；芥菜疙瘩要擦成丝晒。一番晾晒，犹如再造。

如今，农家都有冰箱或冰柜了，可那些保鲜的冷冻食品，或从市上新买的蔬菜，仍无法夺走人们对干菜的喜爱。今天，随

意走进一家餐馆，或炖或炒的干菜系列，已然成为独特的风味儿。直到今天，萝卜干、冻白菜、鸡蛋酱，仍是我与老家人的餐桌上一个冬春的不舍。

六

受台风影响，今秋雨水偏多。可乡亲们说今年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都是雨过天晴太阳红，骄阳似火。我心想，妥妥的，又是个“籽老山”！

今年，原本想趁秋收时节，去乡下姐姐家小住几日，与当年的玩伴和亲戚们一起再感受下“籽老山”。可因年初参与了《脱贫攻坚纪实》一书的编辑工作，每天除催稿、改稿、写稿外，更多的是电话或微信的反复核实。一篇稿子，不知要反复多少遍才定下来，书稿付梓，秋收也结束了。心愿未成，可通过与书中那些人和事的对话，却让我与编辑组的同事，在这个特别的秋天有了特别的体味和收获——头等大事是家乡大安市脱贫，整体退出贫困县序列。再有主管市长、驻村书记纷纷走进直播间，为各自的特色农产品代言……如此这般的“晒”，也真非同从前。

身边的亲人们，也都在这个特别的“籽老山”里，有了特别收获——姨表兄李永久，中秋节前一天，路遇老客，闲搭话便把自家苞米给卖了。他直性子，那人也痛快：“不余不欠，八毛七一斤，同意就加个微信，明早站在你家田头儿发个位置，我就人到车到。”真的，那苞米还没进家门就让人拉走了；小外甥“凯哥”家，苞米上场没几天，九毛七一斤，也让人上门收走了，过完秤，钱就到卡了；外甥闺女敬秋家，育肥羊卖了好价，苞米也卖了一元一斤，居然是在朋友圈发视频卖的，钱到卡里电话便报喜。二外甥吴二鹏，善于观察市场，一元一斤也不卖，他说还得等等。看来，真都各有各的道。

嘿，不可思议吧？从前那些你不敢想的事儿，时下都成了现实。仔细想来，这也都不足为奇。如今已万物互联，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让世事皆有可能。譬如，我神往的“籽老山”，还非需车马劳顿地去么？打开手机，那么多“群”，还有朋友圈的短视频、快手、抖音都可随你看——秋收、秋景，都是关于“籽老山”的活灵活现的真事……你是看老家的，还是看全省的、全国的？打开微信，一时便铺天盖地而来，让你目不暇接。

“籽老山”，虽不是山，可它耸立在老家人的心间，成为老家农事文化的一个符号。关于“籽老山”的故事，在老家的一代代人与人之间延续，厚重着那方水土的农耕文明，也氤氲着我剪不断的乡愁。

博客视野

捡菜帮子的年月

王田喜

每到卖秋菜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捡菜帮子的事儿。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时候，大部分人根本不上量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副食也是相当稀少、紧缺，夏天买菜都需要发菜票。一家每周大概就分得两回菜票，像芸豆、茄子等都是需要用菜票购买的。那时候的秋菜也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平时像蒜台、菜花等一些个细菜根本看不到，而秋菜是不需要票的。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家家都有储存秋菜的菜窖，把买的白菜、萝卜放置到菜窖里，供一个冬天的食用。

说起菜窖，记得那时我还为班里一女同学挖过菜窖。她们家没有男丁，所以满身力气的我义不容辞。大概就是3个小时的活儿，让我几十年不忘的是，挖完菜窖我在她家吃饭时，那菜窖却意外地塌了……

那个时候，最好的白菜2.4分一斤，差一点的不过就是几厘钱一斤，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买二三斤。而我父母加起来一个月开不过80块钱，5口之家买1000斤冬天吃的白菜加上萝卜等很是捉襟见肘的，人口多的家买2000斤白菜也不在话下。那时候天好像格外的冷，10月中、下旬卖秋菜时，身穿军大衣、大棉袄画号、排队的排出一大溜，绝对是一大奇观，让人念念不忘。买秋菜没钱，或者说钱紧怎么办？大多数人家的男孩子（女孩少）就一手拎着筐、一手拿着铁钩子到商店拾捡散落到地上的白菜帮子，回家交给母亲包玉米面菜团子。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真想吃了它，可惜妻子不会做。玉米面发散，不大好包。实实在在地说，女孩捡菜少的原因是胆小，捡总是有限的，而男孩则不同，捡的少或没有耐性时，趁卖菜的不注意，一钩子下去，横着抽在白菜头上，差不多一棵白菜都成了白菜帮子。钩子是用8号铁丝做的，差不多1米长。一头弯成扁拿在手里，另一头弯个钩，作用非凡，等于是延长了手的功能。如此这般，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谁叫当时菜那么的紧缺、金贵呢！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菜市场里一年四季的菜应有尽有，想吃啥有啥，再没有“一哄而上”买秋菜的时候了。而捡菜帮子的场面只能留存在记忆里了。



贺嫦娥五号归来

白头翁

嫦娥五号探月球
“儿行千里母担忧”
今朝取回苍穹土
吾先敬上三杯酒
遥想当年被欺侮
眼望星空喜泪流
踏踏实实再奋进
中华科技立鳌头

青春

赵冬雪

人生本是一张洁白的纸
当你涂完了金色的童年
画上了蓝色的少年
便迎来了五彩缤纷的青年
青年 一个朝气蓬勃的年纪
一段热情似火的人生
它是心灵深处的寄托 暮年之时独有的情怀
它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代名词
那便是青春
很庆幸 我正值青春

年轻的我 如同朝阳和烈火
面对生活总有经久不息的力量
虽然重复的每天都显得平常
但用心体味过 生活就会不太一样
如果把青春比作一粒种子
那么幸运的是
我的青春得以在农信这片沃土中生长

青春如火 激情热烈
青春如歌 深情绵长
青春 承载了梦想和太多的希望
而我的梦想便在这三尺柜台之上
客户多样 迎来送往
玻璃窗外也有一番有趣的景象
嗷嗷学语的孩童催促着母亲快取钱买糖
考入大学的弟妹妹来建立第一个账户
中年阿姨终于学会了使用手机银行
上了年纪的奶奶拿错了存折有点慌张
还好 经过提醒奶奶只是虚惊一场
每一笔业务从“您好 请坐”开始
到“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结束
客户满意离去的笑脸便是我的勋章章

朝花夕拾 寒来暑往
转眼我已与农信共度六载
这六年在我的青春里是那样多彩 那样明媚
与农信同风雨 共进退
是我们每个农信人的使命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不负青春 不负梦想 不负韶华

心香一叶

在一条深深的巷子里，无意中发现一家卖扇子的店，店主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写得一手好字。小小的橱窗上挂满各类扇子，竹、羽、纸、罗、绢、蒲，做工精致，画面唯美，山水人物在扇中游离，五千年文化凝聚在一方小小的扇面上，不断有行人引颈眺望。

一把把扇子看过去，有薛宝钗手中小巧的团扇，蝴蝶翩跹，花间扑蝶作戏；有李香君手中的桃花扇，国破山河在，一腔血染猩红；有周公瑾手中的羽扇，“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有二师兄肩上的芭蕉扇，魑头魍魉，虎虎生风；有杜牧笔下失意官女的“轻罗小扇扑流萤”；有外祖母手中的蒲扇，酷暑盛夏，摇来凉风几许……

团扇“圆如满月”，多被仕女所爱。折扇人称“怀袖雅物”，多被文人钟情。每一把扇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或沧桑，或睿智，人间情味，点点滴滴，都在一把扇子上汇聚，五千年灿烂文明成就了扇文化。

扇，亦雅亦俗之物，可以是公子佳人手中的轻罗小扇，亦可以是市井小民

乡野人家手中的蒲葵大扇。若是小家碧玉，穿一袭丝麻薄衫，持一把檀香小扇，袅袅婷婷，步步生香；若是文人雅士，扇骨可以不必是牛角象牙，扇面也不必流光溢彩，一把普普通通的折扇，已足显大气和风度。

外祖母最喜欢蒲扇。“蒲”这个字，有凉凉的水意，炎炎夏日，一桶冰凉的井水，一个矮脚小凳，一碗清爽的绿豆汤，篱边摇曳的大丽花，丝瓜架下吹实的虫唱，都会让夏天变得格外清凉。一把蒲葵大扇在手，轻轻地摇一摇，暑气、

在前方不远处飞翔。我们不停地追逐、不停地欢笑，惊飞了树上的鸟雀，吓跑了河里的游鱼，困了、倦了，才舍得回去睡觉，躺在外祖母身边的凉席上，瞅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明月皎皎，星汉灿烂，虫唱蛙鸣，在外祖母老掉牙的故事中，困意渐渐袭来，睡意朦胧中犹能感觉到外祖母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凉风习习，扇灭了心中的暑热，扇跑了随时准备俯冲下来的蚊虫，在恬淡寂静中，安然入睡。

光阴流转，岁月留香，蒲扇摇曳的时光早已悄悄溜走，蜕变成漫长岁月中一卷美丽的画册。

轻罗小扇，品水墨古韵。团扇别致，羽扇精致，折扇雅致，方寸之间，片刻之闲，历古今，经四时，穿越时空的回廊，别有一番天地。山水清越，楼阁凸起，花鸟鱼虫，才子佳人，不朽传奇都在这开开合合之间。一把不起眼的扇子里，天地阔大，别有洞天，藏一个个不朽的故事，片纸尺素间，读盛世华章。

我最喜欢外祖母的蒲葵大扇，蒲扇大气，最是温老惜贫，轻轻一摇，摇来清风，摇来快乐，摇走岁月。

蚊虫、燥热、郁闷，统统被扇跑了……若千年前，我还是一个小小少年，每天吃过晚饭后，跟着外祖母去乘凉。乡村的夏夜，静谧、安详，月光如水一样洒下来，给村庄罩上一层神秘的薄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瓜棚豆架之下，大人们谈古论今，摇着蒲扇唠家常。孩子们则三五成群，抓着蒲扇，奔向野外。

我们奔跑在田野小路，林间石径，河畔草丛，那些小小的萤火虫，泛着点点荧绿的微光，犹如跳跃的珍珠，一直

蒲扇：摇来清风，摇走岁月

积雪草